東南防守利便邊紀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南防守利便

陳克 吳若著
呂 祉 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及藝海珠塵皆
收有此書學海本在先故
據以排印

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二年夏待罪石城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東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幺在荆楚。乃膏肓疾痍。他日恐資敵國。宜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模。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略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裒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淮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迹、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幺。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

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幺。則扼吾荊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荊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荊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荊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荊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荊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朱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　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

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淝、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剪除兇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水浩汙。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少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尙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畫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鼙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

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剪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逾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南防守利便上

宋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進

宋　呂祉　纂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強弱。若不相似。然其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間。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南土。僞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數定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惑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間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勵羣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皋、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卻。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模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模已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既信之。天且助之。夫豈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烈。

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扃。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荊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瞰齊魯。開外藩於合淝、壽春、以躐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楊越。鎮撫荊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混南北矣。方且舉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尙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模素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既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啓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幸。采羣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人之攸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況陳區區強霸。曾不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驛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

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眞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吳中父老望幸之意。矧北土之民。謳歌未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傒戴。前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所向。三者合、而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改令更化。練兵積粟。以須天時。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宗廟社稷。增戍守。書封圻。此有司之事。稽之於古。驗之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歷代議遷都。

吳孫皓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陸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竝爲煨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先主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衞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懼非良計。繇是嶠等謀竝不行。

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

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平。梁元帝臨荊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竝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是舊都。凋荒已極。兼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藩鎮之地。反爲王都。官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皁隸。皆旦夕思歸。

右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嗣立。稍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閒。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荊楊。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析會稽豫章二論。而綏輯舊都。轉危爲安。運亡爲存。晉以永世。導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啓土。必謀之卜筮。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得失。其爲卜筮亦大矣。

修城隍　歷代城隍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址。吳都城賦云。郛郭周帀。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

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其可攷者、大略如此。

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卽吳舊城也。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門爲六。又云、雖經五代。門牆互有修改。其實都城。皆吳之舊址也。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郄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實錄、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八里。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清溪橋。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本琅邪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刺史、以爲治所。時人呼爲東府。宋武帝領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更開拓北墉。峻西塹。自後常爲宰相廨也。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城。

西州城。

卽古揚州城。在上元縣之西二里。周迴三里。輿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氏之亂。焚燒府舍。陳敏、

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卽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王邸。西州爲丹陽。

石頭城。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旣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鎭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扞禦。石頭圖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圖云。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室中興。常爲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鎭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譟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寧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迴二里八十步。又曹憲揚州記云、越王所築。昔句踐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秣陵長千里。

右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輿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雖城石頭。以扼江陰。然其都邑。則在建鄴故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及宋、齊、梁、陳、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也。諸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南朝都邑。襟抱左右。概可見矣。晉宋以來。面淮有朱雀航。宋文帝作元武湖。蓋傅會龍蟠虎踞而爲此名也。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王若宰相居之。有曰倉城。則儲蓄之所在也。以宮室記攷之。皆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柵。前史所謂柵唐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別築石頭城。常以腹心大臣鎮守其處。及楊行密、徙築今城。則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以立城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卽昔人所謂大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連接。形勢如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侯安都、令軍人奉之、投於女牆內。衆隨而入。國初曹彬之下。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險峻。故安都江夏登長干北望金陵。問其地曰。伏龜於是。督軍攻之。南城遂陷。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下。爲之措置。且石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見與長干相接。皆憑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修築堡塢。令可容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披城下寨之類、是也。

溝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曲折。不類人功。疑非始皇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淺橫瀆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閒。至於石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天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瓣。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惟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是後以舶船爲浮橋。復有驃騎航、船行格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卽徹航以爲備。今秦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寧、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中。西入大江。

潮溝、運瀆、淸溪

吳志令侍御史郄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作。以引江潮。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以地志攷之。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闊三丈。深一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八尺。歲

久淺涸。水流斷絕。續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亦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爲運瀆。以入倉城。開潮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繇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依淮爲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淮水暴漲。卽閉上流。令水自城外輸瀉入濠。以殺水勢。如冬淺涸。卽閉下流。蓄水以養壕塹。又城北面地勢。大段高峻。其壕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繞城之北面。入於後湖。則城北壕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歷代戍守。

白下。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邪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幕府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屯。大敗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隋六合之兵。上元縣北一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賀若弼至建鄴。司馬涓進言於後主。請北據蔣山。南斷淮水。

龍尾。蔣山青龍山之間。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艤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帔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上元縣覆舟山之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禦王恭、謝炎、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宣、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陳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園。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園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卞東移。斷郊壇北。與齊人對壘。

西陵。上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卞壼戰于西陵。敗績。

白土岡。上元縣二十二里。周迴十一里。高十丈。南至淮。

賀若弼、進軍鍾山。魯廣達於白土岡。與若弼旅鼓相對。隋軍退走。

土山。上元縣東南三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

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羅落橋。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有羅落浦。今攝湖流入大江。

宋武帝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

江乘。漢武帝時。江乘縣屬丹陽郡。吳錄、江乘屬建鄴。太康地志、亦屬建鄴。東晉以江乘屬南琅邪郡。南徐記江乘縣西有江乘。今在上元縣西北一十七里。

孫策渡江、轉攻江乘。

徐盛作疑城。自石頭城至江乘。

蔡謨鎮守八所。自土山至江乘。

竹里。在句容縣。方輿記。行者以其輕險號翻車峴。

宋武帝舉兵至竹里。

直瀆。上元縣西北三十五里。

直瀆山。上元縣北四十里。

蘇峻犯建鄴。王佺期、鄧嶽、次直瀆

四望磯。上元縣西北八里。西臨大江。南連石頭城。

溫嶠、討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石頭。

新洲。上元縣北五十里。

宋武帝伐荻新洲。

孫恩至新洲、不敢進。

白石。上元縣北一十二里。南徐記。檇湖面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古白石壘也。

陶侃討蘇峻。諸將議於查浦築壘。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以上係上元縣界。

查浦。江寧縣西南二里。建康實錄。石頭南上一十里。

陶侃屯查浦。

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

盧循犯建鄴。宋武帝柵石頭。斷查浦。以拒之。

新亭。圖經、新亭鄉、在江寧縣東南四十五里。吳錄、南上十里。

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歸師屯于蔡洲。

李居士屯新亭。曹景宗、馳戰敗之。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

徐道覆、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

新林。江甯縣南三十里。

侯景圍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

板橋。江甯縣南三十里。

晉師將至。吳遣張悌、屯板橋。

梁武帝起兵。令將軍呂僧珍、屯白板橋。

江寧。縣西南六十里。

王敦、蘇峻、犯建鄴。晉武帝、梁武帝、起兵。皆屯江寧。

慈湖。太平州界。至建康七十五里。

石季龍寇歷陽。趙嗣屯慈湖。

蘇峻敗司馬流於慈湖。

牛渚。太平州界。至建康八十五里。

吳孫瑜、自溧陽移兵屯牛渚。

孫直督牛渚作橫江塢。

晉王渾、周浚、濟自牛渚、破吳師於板橋。

蘇峻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

采石。

侯景陷歷陽。武帝問羊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必敗矣。隋軍濟江。陳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巡於江中。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張公洲。縣西南五里。周迴三里。

梁書、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柬之、舟師次張公洲。

陳霸先、擊破侯鑑于張公洲。

蔡洲。江寧縣西新一十二里。周迴五十五里。

陶侃、溫嶠、討蘇峻、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盧循大至。宋武帝曰、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

茄子洲。江寧縣西十三里。周迴四十一里。

溫嶠陶侃赴援侃泊茄子洲。

卻鑿自廣陵來會于茄子洲。

倪塘。江寧縣東南五十五里。

王含錢鳳逼建鄴。帝夜募士渡水掩其不備。大破含軍。含率餘黨於倪塘西置五城如卻月勢。

三山。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輿地志云吳舊津所也。

王濬伐吳順流鼓棹直指三山。

洌山。江寧縣西南七十里。輿地志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商客多停此以避熱風故以名焉。伏滔北征記亦謂之溧洲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栗因名之。

宋武帝義師討逆劉牢之爲前鋒率北府文武屯洌洲。

以上係江甯縣界。

江寧鎮。江寧縣西南六十里事具在前。

江寧鎮當太平入建康水陸之衝今但有鎮將去大城岡馬家渡巡撿寨尚遠謂宜措置比之秣陵淳化龍安事體最重。

秣陵鎮。

昔孫策渡江攻牛渚遂至秣陵時薛禮據秣陵笮融屯縣南策以融險固去轉攻湖熟江乘徐嗣徽引齊兵以攻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度兵爲自方山進及倪塘吳孫皓時施坦衆萬餘人自秣陵將逼

建鄴。諸葛靚、迎擊丹、於九里汀。今秣陵之南也。繇此知秣陵、北抵句容。南抵建康。屯兵設備。不可不密。

淳化鎮。

淳化鎮、所以蔽遮句容縣。而應接京口。其名雖不見於載籍。而在今之形勢。實爲衝要。

龍安鎮。

龍安之名、不載於晉宋以來諸書。然與其州宣化鎮。分江爲界。自宣化鎮、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泗洲之閒道。其斥堠戍守。不可不嚴。

下蜀鎮巡撿寨。句容縣、至府一百五里。東陽巡撿寨。句容縣、至府六十里。石步巡撿寨。上元縣界、至府四十里。靖安巡撿寨。上元縣界、至府一十五里。即舊龍安鎮、自宣和中、方改曰靖安。置寨。大城岡巡撿寨。江寧縣界、至府四十里。

沿江巡撿。皆是江流險要之地。其土軍不過百十人。所管舟三五隻。謂宜量地之宜。修築城堡。令可容三二十人。平居無事。止令巡撿土軍守禦。遇有警急。須增馬兵爲備。其舟船、亦合計置增添。古人論守江之策。不過岸上築塢。水中浮船。此今之先務也。

右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眞州六合縣。西和州。西南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盜、出廣陵六合、繇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自下蔣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岡、北郊壇、藥園、幕府山、羅落橋、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寧、慈湖、牛渚、采石、今江寧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

洲、蔡洲、茄子洲、倪塘、三山、洌洲、今上元縣、江寧縣、之境也、按今之州縣四境。參考之諸書。凡兵所從入。與建鄴扞禦之地。則異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且晉之伐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張悌。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于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遂至覆舟山。則是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北面也。隋之伐陳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攻下京口沿江諸戍。分兵斷曲河之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于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於白土岡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于石子岡。繇朱雀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秦淮之北也。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晄、入姑熟。屠于湖。戰于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于西陵。遂破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寧以南。而後取牛渚。間追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推此、則前世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其險易遠近。可坐而得矣。爲今之戍備。其不可密乎。然有所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寇來則據險。寇去則解嚴。是也。有所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治軍旅於閒暇之時。修壁壘爲長久之計。是也。何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昔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洲。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一十處。烽火接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則備建康京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津要也。咸康中、石季龍寇

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趙嗣、屯慈湖。路永戍牛渚。郗鑑使陳光、率衆以衞京師。蓋季龍將橫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其噤喉也。盧循至淮口。琅邪王次中堂。宋武帝次石頭。王珍、屯南掖門。劉欽宣屯北郊。築查浦、藥園、建尉、三壘以拒之。蓋盧循已逼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備建康之北。如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查浦、藥園、建尉、以遏其奔衝者也。何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洌洲。陸有城堠。水有舟楫。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先於此也。韓晄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鄴、抵京峴、樓規相望。置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三千柁。繇海門大閱。至申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之方。莫先於此也。雖然。事有便於古。而亦可施於今。則如前所陳是矣。事有宜於今。而不必出於古。請得而論之。今建康四面。如江寧、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下蜀、東陽、石靖安、天城岡、馬家渡、綱沙夾、慈湖、諸巡檢。其名不皆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舊史。然觀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宜作城塹。具艨艦。增卒戍。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擬斟酌而行也。雖然。以道爲形勢者、守四夷。以人爲形勢者、守四藩。以地爲形勢者、守四境。苟經略無以治外。則雖有金城湯池。不足以爲險也。苟政事無以得民。則雖有壯堠巨屏。不足以爲強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亦云。百姓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第著之末篇。以待朝廷之選撰云。

賚封圻。

漢丹陽郡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姑熟陵陽蕪湖宣城丹陽永平臨城懷安、寧國、安吳、廣德、晉太康中、改永平曰永世。分秣陵置建康、割宣城、宛陵、陵陽、涇、安吳、廣德、寧國、春穀、石城、臨城、懷安、十一縣。屬宣城郡。而更置于湖、江寧、二縣。安吳、廣德。唐初、改金陵爲白下。延陵、句容、二縣。屬潤州。丹陽、溧水、溧陽、三縣。屬宣州。

今建康四至八到。

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和州烏江縣五十五里。　南至宣州寧國縣九十九里。　北至眞州六合縣九十九里。

東南到湖州安吉縣。常州宜興縣。兩縣爲界。三百三里。　西南到太平州、一百里。　東北到潤州、一百九十九里。　西北到眞州宣化鎭、四十里。

領縣五。

上元。　江寧。　句容。　溧水。　溧陽。

東西、二百三十五里。　南北、四百六十里。

右漢元封時。丹陽領縣十七。及孫氏有國。建鄴領縣十九。晉太康中。割縣十一、入宣城郡。唐初、以東境屬潤州。南境屬宣州。蓋其江山形勝。當天下多事。則爲帝王所都。及夫削平之後。必稍割邊縣以分其勢。其措置不得不然也。今建康提封。不能數百里。今京邑浩穰之置。謂宜合并京口、姑熟、以爲王畿。升

宣城、池陽、比之輔郡。且京口在南朝。號稱三鎮。慶亭、大業、曲河、長岡、爲國東門之限。姑熟與建寧亭驛相望。戍蕪湖、備牛渚、其事見於載籍者不一。宣城據池陽徽之孔道。池陽控帶上流。晝夜分疆。以屏王室。擇守將。屯重兵。略如晉宋之舊。比漢丹陽、吳建鄴之邦。未爲過也。

歷代宮室。

太康三年地志、吳太初宮、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起也。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之西南。

晉元帝、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宮爲府舍。石冰之亂。太初宮。災燒殆盡。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卽敏所作府舍。帝領江左。積十一年。始卽帝位。常居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地志云、周八里。

武帝、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尙書僕射謝安、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秋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大小三千五百間。今宮城、周迴四里四十五步。上闊二丈。下闊二丈四尺。高二丈。僞吳順義中、築行宮。在子城西偏。

右吳太初宮、方三百丈。晉建康宮、周八里。今宮城之廣狹。方晉則不足。比吳則有餘。其地、北枕覆舟山。蓋鍾山之麓也。牛首在其前。卽王導所謂天闕者、是矣。左鍾阜。右石頭。龍蟠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故自來守臣、以前朝故宮。不敢正據而勢。其府舍廳事。在子城之西偏。比年修行宮。又失於考訂改作。豈至

尊當易之義耶。昔汴京、修大內既成。太祖居正殿。洞開朱朱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偏曲。人皆見之。謂宜卽子城之中爲正殿。與金闕門相直。稽之五行家。既云便利。又合於制度。昭然可信。不疑也。昔吳大帝、欲徙武昌材瓦。更繕治太初宮。羣臣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代致。帝曰、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代致。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及晉謝安、啓作新宮。王彪之曰。中興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之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闌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強寇未殄。不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先。豈以修屋舍爲能邪。觀大帝詔、與彪之之論。他日營繕。可爲法也。

歷代二郊、宗廟、社稷。

南北郊。

建康實錄、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輿地圖、在今縣城南十八里。長樂橋東離外三里。

建康圖經、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

成帝八年、作北郊壇、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建康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清溪。今蔣山南有北郊壇。卽陳武帝破齊師處。

晉書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常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其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尚依天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后土太乙天乙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巫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祀北郊始以穆宣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宗廟社稷

晉初置宗廟在右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輿地志云今縣東二里亢風觀即太社西偏對太社右陛東即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晉武帝十六年改築太廟輿地志云太廟中宗置及武帝即位常嫌廟東逼水西逼路因改築欲因洛陽故事遷入宣陽門內僕射王恂奏以爲龜筮弗違帝從之開埤牌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陳乃廢晉初仍漢魏舊儀但置官社而無官稷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建康圖經古太社太稷壇在縣東二里

右吳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都於豐鎬。非必土中。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紀者。晉之東遷。萬事草創。而其禮文。亦時有可觀。二郊、宗廟、社稷、故處。今尙可攷。南朝四代。莫之改也。如荀組援都許立郊之議。例與吳之諸臣。其意正同。記云、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歌太王遷岐之事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然則王者定都開基。必徼神於三神。爲法於後世。郊祀廟社。其可緩乎。前日駐驆維揚。及幸會稽、臨安、將草其儀、而未暇遑也。萬一再臨江左。建城市、營宮室、顧戒有司。議先二郊宗廟所在。以稱明主若奉天事神、念祖修德之意。

東南防守利便中

江淮表裏論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富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眞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符堅嘗出汝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元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

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勝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江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默集青徐。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

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原也。譬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謹條具如右。

盱眙。

符堅將彭超、攻彭城。謝元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將俱難、毛當、來會超。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元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

魏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使合。質報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牀、上施鑊。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繩。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鉤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泗口。

石勒侵逼淮泗。帝求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晉以王敦威強太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

西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五十五里。

南本州界一百里。自界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北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至淮揚軍。一百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

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至滁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爲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舟車之會。必守之地也。卞敦捨泗口退盱眙。而北寇之勢遂張。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與民共守。分戍泗口之城。兼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移書侮敵。使慍而致戰。驅士卒以螘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累塊。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

不若盱眙。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轘轢所向。曾無一人敢負盾而立者。賊雅步而登埤。吏民束手而就死。一何愚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爲無補。嗚呼。固堅壁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楚州

符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彭城。常鍾、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石、次于余中。毛安之、王曇之、次于堂邑。謝元、自廣陵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于塘西。元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之。率舟師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遂退淮北。

符堅喪敗。謝安奏宜乘其釁會。令謝元北征。三魏皆降。元欲令豫州刺史朱序、梁國、往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元還鎮淮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歸淮陰。蕭道成討破之。索兒走鍾離。道成追至黯黮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爲假寇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屢敗李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

水戰。以周師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五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海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九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四十五里。

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二百三十里。

右楚州、控引淮海。蕞爾盱眙廣陵之間。彼兩郡特以爲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爲唇齒。亦無以自立。往者、承泰楚泗。與揚有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苟合縱聯橫。首尾相應。淮南之地。尙庶幾或存。奈何諸鎭不知出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守。以爲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泰俄相繼而陷。必然之理也。今廣陵、盱眙。雖云謀帥。而兵力寡小。其視山陽。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形之警。則兩都獨能無事乎。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兵不得入江。乃引還。吳志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葭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宋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昏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明年正月。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二百餘人。車駕北旋。

晉郗鑑、遷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及祖約、蘇峻、反。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鑑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悉爲用命。率衆渡江。與陶侃會于茄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幷甯益雍梁十五軍州事。加黃鉞。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據洛陽。謝元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眞州三十五里。

南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潤州八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眞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四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十五里。

右西北以關塞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營中原。不都大梁。卽都關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康而已。前日主議之臣。請　駐驛廣陵。以爲北近大梁。可激中原人心邪。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南。待時而動邪。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下。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石勒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財百里。然則廣陵者。四戰之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以九衝之衢。徹障塞。弛烽堠。晏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盱眙爲之關鍵。以淮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撫使雖治廣陵。然軍旅寡缺。儲峙蕭條。平時喘喘。自救不暇。況能指揮支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耶。制置之閒。不可不厚爲之備也。

壽春

母邱儉。罪狀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將五六萬衆淮西至頃。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別使諸葛督誕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齊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景王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頓據南以待之。

符堅南侵。遣征南將軍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衞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諸將。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成頻敗晉師。晉遣謝石、謝元、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謝石聞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炎勸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元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別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元遣使謂融曰。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而發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騎馳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靑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

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魏遣劉昶、攻壽春。崇

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曰。昶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於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所謂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侵。令夏侯亶。師譙州刺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距。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湛僧智、魚宏、張澄等、通淸流淵。將入淮淝。魏軍夾淝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正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淝鎭、改爲南豫州。以亶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懼兵荒。百姓皆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

晉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蔡戍

垣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徐故城。衆疑魏當於攻城士戍。崇祖曰。下蔡去鎭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城。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按淮南有兩峽石。陸遜戰處在舒州桐城縣界。號南峽石。壽春峽石在壽春上。蔡閒。蓋夾淮地名。今皆附壽春下。恐非是。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大司馬曹休。帥步騎十萬入皖。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以逆休。休既覺知。恥見

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中部。令朱穆、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景、詔宋齊邱。還金陵。以劉彥正、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淸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腹背皆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南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禦周師。李穀棄營。退據浮橋。彥正議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正追之正陽。爭据其橋。爲周師所敗。

林仁肇。密說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据正陽。救復淮甸。臣請据淮而禦之。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百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六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六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州。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亳州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于南。則犄角謀譙。宋羇縻潁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肥、援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緩帶而寢耶。是以魏人與吳。晉與符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爭之。尺寸之地。不輕以爲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濱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爲王彥充襲奪。輒置而不問。何耶。不得壽春。淮西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當徙據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戍。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堡塢以爲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根勢立矣。鎮壽春。與廬濠鼎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之策也。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爲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
十四年春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二十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濡須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魏帝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亦退。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晉帝曰。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爲青徐患也。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併兵合肥。毋邱儉、文欽請戰。晉帝命諸將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

濡須附

孫權建安十六年。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兵。歎其齊肅。乃退。

呂蒙從權、距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兵無百勝。如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及船乎。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使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爲濡須督。仁欲襲取州上。先揚聲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仁進兵。距濡須七十里。休穆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穆喻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諸君以謂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留橐皐爲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彫。休穆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溺死者千餘。

今廬州。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濠州。四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城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應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之以必戰。已而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必攻之城也。孫權嘗擁十萬之衆。而攻合肥矣。

張遼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遼先登。陷城。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爲兵之要也。今合肥、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埤不足守。苟爲是言。則是必皆懾懦困遁之見也。雖與之太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況合肥濡須乎。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浸有凍湖肥水。其蔽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橐皐。其地形俱尙在。但不知必戰必守。今人何如古人爾。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宋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拔渦陽以爲聲援。

梁侯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石濟淮。說下韋黯。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

恐。慶之還。其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須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阻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浸。有淮水、肥水、渦水、漁水。水皆淮北郡縣陽洋。戍皆依水以立焉。晉魏之侵吳。必自譙、入渦水淮肥以南向。今長淮之險。僞齊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於譙。非一日也。北諜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僞豫之態見矣。他日通餽運。作樓艦。以犯濠壽。必此塗出也。觀元魏作十三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盡平除之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據之。則渦陽是亦南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犄角。一障之間。其安危係焉。乘勢襲奪。每覆軍殺將而不悔也。是故魏攻鍾離。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皆爲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南築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又魏人分築東西小城、夾肥。韋叡先攻二城。既而魏人援兵五萬掩至。叡督戰破之。叡先立堰於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叡屯下。叡督厲衆軍而前。魏人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以自固。壘成營立。合肥遂陷。此以言之。魏不築十三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尚在。則渦陽非梁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僞豫之勢。駸駸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忍出師以聲其罪。始量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以待之。夫

何傷於齊。而惴惴然一不敢爲也且人治家國城郭中兵。蓋是常事。小小捍禦。而憂僞豫之疑我。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疑何耶。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圍刺史呂義之。梁武帝。詔曹景宗。督衆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衆軍集俱進。景宗違敕而進。遇暴風。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及韋叡至。與景宗頓邵陽洲。立壘。魏連戰不能卻。又度魏城數里築城。使趙草守之。因爲趙草城。

元英圍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韋叡與曹景宗會軍。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旬日至邵陽。於景宗壘前二十里。掘塹植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乃募人潛行水底。齎敕入鍾離東城。令知援兵已至。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憚其強。魏人先於邵陽兩岸爲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卽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皆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

涂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咸和中石勒侵阜陵王導出軍次江甯俄而賊退蘇峻據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今濠州治鍾離縣。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九十八里。

今滁州治清流縣古徐中。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眞州二百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五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五十里。
右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人、趙草城。皆据淮以爲險。南唐陳覺屯濠州。築甬道。欲與壽春通。則鍾離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卽今涂河。漢有阜陵侯邑。在滁州西。彭超陷盱眙。謝石赴救。次于涂中。以知守滁陽則可援盱眙也。以地理志攷之。濠州西至壽春。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州北至盱眙、一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滁州之西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滁一百九十里。此數州脣齒之勢也。昔石聰攻壽陽。朝議欲作滁塘。以遏虜寇。韋叡堰肥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陽以拒魏。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近有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景守歷陽。孫策助景衆五六千。渡江轉鬬。所向皆破。

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

劉牢之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烏江以拒之。

袁眞以壽陽叛。溫將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謝尙鎭歷陽。時欲有事于中原。使尙帥衆向壽春。

今和州。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一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二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州。六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表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定諸郡。以成霸業。其後蘇峻、將襲建業。亦濟橫江以刦姑熟。蓋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比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綱沙夾。蓋綱沙江面。旣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易野。此騎兵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者。姑熟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七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光州。三百里。

舒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七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五百一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一百六十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爲巨鎭。而蘄、黃、舒、三州。其地偏遠狹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蘄、爲九江之蔽、黃州爲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其備禦之方。不必推之前聞。而驗以往事。曩金人及鄂、及黃、江西、湖南。相繼陷沒。去年秋。李橫南歸。斥堠無狀。轉相驚動。以爲寇至。江浙之人。岌岌然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突据漢上。窺竊之志不小。而楊么出沒洞庭。王師屢敗。聞之道路。李成密以

么爲囊橐。審爾則萬一乘間而東。成主車騎。么主樓艦。犯岳鄂蘄黃。以向江表。豈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以上鎮戍士各隨事有譌。

右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曰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與。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共安共危。其實首尾也。昔符堅圍襄陽。晉出兵禦之。詔謝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之。游軍淮泗。以爲形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爲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儻專備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藩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銳師而赴救。掩上流。則詔諸鎮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

東南防守利便下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強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繇。顧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山於岷。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

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閒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武昌而竦豫章矣李成常寇尋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二鎮者於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日者金人竭力以事隴蜀李成乘閒以入漢上荆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道遂塞然則二鎮者於今措置之閒豈不甚急歟使其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襄漢閒出江陵則武昌九江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壤斷四分五裂揚越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漢增兵以戍荆南收襄漢則興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南則巴蜀之富還爲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按堵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衿帶上游之勢也已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以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昔諸葛亮劉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荆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据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謹條具如右

襄陽

羊祜鎮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

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以益祜。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之志。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於是人情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孔明、不是過也。祜算伐吳。必籍上流之勢。表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空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如此兵不逾時。剋可必矣。晉帝深納之。晉後平吳。皆如祜策。

石勒荊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退屯樊城。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欽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欽。毀襄陽。遷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留戍而還。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人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欽、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與弟雄、將兵數萬。屯嶢柳愁。思堵以拒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車騎將軍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敗。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灞上。健以

五千人深溝自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符堅先遣楊安寇漢川遣王顯寇蜀遂陷漢中又攻二劍剋之進據梓潼又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筰夜郎等皆歸之以揚統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池頃之遣其尚書令符丕大司馬慕容暐荀池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楚鄧之衆爲前鋒石越率精兵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荀池與強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度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使荀池石越毛當有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据上明堅兗州刺史彭超請率精銳五萬攻彭城願更遣重將討淮淝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興王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尹顯祖出訾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自訾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宏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宏農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陝元景令諸軍竝造陝下列營魏城臨河爲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挑戰安都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京西南路

東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八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六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州、二百八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爲魏有。魏之攻吳兵來於漢沔屢矣。亦希襄陽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得志焉。及晉之興。西藩益強。羊祜奪石城以西招納降附。布德行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迨其後、晉師併吞。果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已而爲宋。則襄陽、截然爲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而可制羯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左。是故大司馬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衆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均口。直抵關中。敗郭欽。破符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誕之鎮襄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薄弦農。據潼關。戰于陝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由得襄陽故也。中間、江右未潔。逆胡縱橫。石勒以偏師向樊城。周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沒

於虜者久之。其後符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可憂。中原之略、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自神都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僞。而襄陽孤軍自守。累年于茲矣。躊躇之頃。幾失機會。使賊豫生心。驅斥守將。楊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不甚可惜哉。且金人既殘五路。又窺四川北。豫賊聚於漢上。計其兇狡。情狀可知。若襲荆南而當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閒行蘄黃。其禍小則爲石勒。大則爲符堅。不知闔外何以禦之。及今謀之。尚有策也。且一二大將。駐軍江渚。去賊千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雙討。儻移池陽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于漢沔。破除楊么。追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戰。跨荆益漳湖而逼京路。在此一舉也。夫棄襄陽而成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僞齊、猶恐無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我可以獲利。且人之情。甯備人耶。甯使人備己耶。曰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己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可同年而語矣。

鄂州附。按齊梁鄂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鄂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爲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鄂州事。沈攸之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讓等、二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白驕色。既至鄂。以鄂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

張宏策說蕭懿曰。鄂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剪暴。

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郢州。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嘗令郭欽襲據。以逼漢沔。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圈。崔慧景、嘗以四萬人攻之乃陷。至於黔中、沔上、皆前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地形較之。惟郢城爲重。羊祜謀伐吳。先侵石城、以奪吳人之資。梁武帝起兵襄陽。張洪策說蕭懿、早圖郢州。蓋郢之封域。三面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里。今經緯漢上、鎮襄陽、必以郢州爲蔽也。

江陵。按漢末荊州實治襄陽。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荊州。既破單于公孫康。斬送袁尙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舉衆降。劉備聞之。遽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据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至當陽長坂、大鬬艦乃以千數。操卒悉浮於沿江。兼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十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戰不復利。船艦俄爲吳人焚爇。引軍而退。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　蜀先主客於荊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詣諸葛亮、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可與爲援。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可幷有之。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大將。將荊州之

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衆去之。荊人多歸先主。衆十餘萬。輜重數十輛。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數十騎、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又得表長子琦兵萬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操於赤壁。曹公引兵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因以荊州借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爲益州牧。孫權使來。欲得荊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襄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仁。禽于禁于樊。權襲殺羽。取荊州。明年、先主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屯秭歸。先主率海將、緣山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人相拒于夷陵。先主大敗。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永安。　劉表死。魯肅說孫權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險。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加劉備與操有隙。客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征。恐爲操所先。權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劉備遑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定計擊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

赤壁。操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仁。仁遁去。瑜屯据江陵。劉備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曹公。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屯巴邱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關羽虜于禁等。權內憚羽。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討羽自効。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蒙据江陵。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帥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爲蜀。權會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以所斬、及投兵降者、數萬人。備奔走。僅以身免。

今江陵府。治江陵縣。係湖北路。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豐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豐州、六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州、二百八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蓋荊蠻之地也。其形勢豈足以爲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据有荊州。地險而人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海內英雄。陰拱而竊睨。將拊其背而奪之。孔明之勸元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啓曹公。未嘗不指荊州而爲言也。及劉表既死。魯肅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元德以禦曹操。孔明則以爲攻劉琮。則荊州可有。肅未及境。元德遲疑不斷之間。而曹公已臨荊州矣。元德乃遣亮求救於吳。吳人與之併力以拒北軍。曹公得表之士衆。因表之船舫。順流而下。喟然有貪江滸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壁。曹公大敗。引兵而退。吳人亦自以爲有荊州矣。元德因表劉琦爲荊州刺史。且南征以取四郡。適會琦死。羣下推備荊州牧。治於公安。吳不得已。以土地假備。共拒曹公。先主得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於倍約。兼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以爲得荊州矣。俄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騁變。上下千里。陸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絕命永安。而後荊州之地多入於吳。天下於是始南分焉。蓋荊州之境。所包者遠。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而歸。吳之所得者。南郡而已。吳與蜀分荊

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長沙、桂陽、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則荊州之地。瓜分豆剖。拆而爲三。然蜀終不能有宜都、武陵、零陵、南郡。故覆師敗國。而終以無成矣。魏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更出迭入。常爲吳患。吳佔荊州之什七也。而又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魏備蜀雖強。亦無奈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蜀。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擾吳之北。以攻巫峽、下江陵。而吳國爲墟矣。由此推之、荊楚之國。乍離乍合。吳魏蜀之強弱繫焉。何如此之以古揆今。理或然也。夫金人之寇蜀。夔峽。則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拔襄陽。則江陵之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無恙也。若亟守江陵。按湖之南北。西援巴蜀。北收襄陽。則病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距江陵五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數百里。事至此。誠恐東南之憂。不但東南而已。夫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固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今而不圖。後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虎視龍戰。叱吒踊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荊南尙爲吾土。不折一戟。不殺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不爲。若英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襄陽之事。可以戒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將。張南爲前部。趙融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揣之必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而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遜瑜諸將。犄角此寇。政在今日。乃先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阿等。破其四十餘營。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曰、吾乃爲遜之所折辱。豈非天耶。

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就長伎以就所屈。節荆揚而爭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

今峽州。治夷陵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六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一百九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州、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鵲尾、錢溪、濃湖。其障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之內。戍邏遮列而已。藉令措置疏闊。乘敵而入。其受患尚淺也。如其要害。實在夷陵。人以爲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循定策、守常險。故能以寡敵衆。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沒。夏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夷陵江山。距滅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絕有如此者。夫陸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抗以爲深戚。今峽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乃勝於抗遜輩耶。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平江陵。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荊湖之都會。其戍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荊州立襄州。以張邵爲刺史。將立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蔽長沙。而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沙羨、柴桑、六縣。爲武昌郡。權東巡建鄴。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召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

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公孫淵。每以啓遜。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剋獲。後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呂岱督右部。上至蒲圻。

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刦人。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益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使侃擊杜弢。侃令周訪、趙誘、爲前鋒。兄子與爲左甄。擊弢破之。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尋水。賊掠其戶口。侃使其部將朱伺、擊之。賊退保湓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使朱伺逆擊、大破之。拜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爲前驅。擊杜弢。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列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奉、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遂來降。而弢敗走。其後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偏遠移鎮巴陵。侃復領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雄毅有權略。明悟善決斷。石勒聞其禽郭默。默在中原。數與勒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禽也。勒益畏侃。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夏縣。武昌在州東一百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

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五十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爲南郡。漢初、分南郡爲江夏。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爲江州。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則或隸江州。或隸荊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西扞郢。南拒岳。西南據江陵。取南鄙九江。表裏扞蔽。最爲強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督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其爲重地可知矣。陶侃於沌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劇。不減於襄陽江陵也

巴陵。按周瑜初鎮巴邱。今撫州崇仁縣。非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杜預開揚口起江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邱沔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陶侃征西巴陵。巴陵與武昌。蓋輔車之勢也。然征西自沔。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隘。非江夏比也。

江州。按江州。晉初治武昌。後治尋陽。尋陽舊在江北。柴桑其徙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曰、彭澤、江州西門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兼嫌於相逼也。帝會王敦、督訪等討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溫嶠、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爲重複。宜解軍府。移

今江州。治德安縣。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池州、二百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曠絕。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其廢興蓋如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爲都督。爲刺史。其兵力稱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尋陽、湓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卽尋陽帥也。彭澤、湓城、皆在邦域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藩屏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斟酌晉宋而爲之制也。

豫章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軍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爲重複。昔胡寇縱橫。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千萬。地不逾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愚謂宜解軍府。移鎭豫章。

右江西大使。嘗治尋陽矣。頃復移鎭豫章。以沿江形勢言之。湓城、彭澤、足制上流。內藩建鄴。今爲要地。

豫章立府。其地斗絕。非臨江抗禦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良是。至於戍備多事之時。豈如尋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則豫章還爲內地。可闢地而臥也。

江南東路州七。宣、徽、池、饒、信、撫、太平。府一。建康。軍二。廣德、建昌。縣四十八。

江南西路州六。洪、虔、吉、袁、筠。軍四。興國、臨江、南康、南安。縣四十七。

淮南東路州八。揚、承、楚、泰、泗、滁、眞、通。軍一。天長。縣二十。

州二。宿、亳。縣十九。陷僞境。

淮南西路州七。壽、廬、蘄、和、舒、濠、黃。軍一。無爲。縣二十六。

州一。光。縣四。陷僞境。

荆湖南路州七。潭、衡、永、郴、全、邵、道。監一。桂陽。縣二十三。

荆湖北路州九。鄂、安、岳、鼎、澧、峽、歸、辰、沅。府一。荆南。縣四十五。並陷僞境。

京西南路州。府一。襄陽。並陷僞境。

京西北路府一。州七。軍一。

縣四十五。並陷僞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縣七十八。並陷僞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軍二。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三十八。軍三。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爲東南中興基業。各隨事有議。右昔楚之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据荆揚。至于南陽。傳延世祚。九百餘年。句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卒禽夫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浙、江、湖、閩、廣、陝、蜀、絕長補短。袤數千里。自三國之吳。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土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戍備既多。軍旅猶闕。攻戰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舫不治。以守則不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爲患。吳起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隘。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且符堅之南侵也。至壽春蓋一十五萬。而謝元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四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積險。則寡可敵衆。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入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澗深谷。翳薈林木。此騎之竭地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匹。吳之大將。領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匹而已。蓋被江負海。則騎不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舟楫之便。周瑜嘗論之矣。汎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

舍鞍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表之守荊州。治鬬艦千數。今東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船凡五十艘。今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爲爾。則舫船之不治。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益而使之衆也。戎馬、可養而使之強也。船舫、可修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者。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徹冕旒也。善乎、陸機之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遜、呂蒙、魯肅、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哉。雖然、區區之吳。惡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以內治而修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他術哉。得仲山甫爲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心戮力。以底于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已。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爲法。此混一而光破之策也。

此書爲南宋邊防要典。在我皇清。一統金甌萬億年。亦何所用之。然近海之區。鮫涎鱷沫。豈能永靖。即如順治己亥。京口之警。幾爲東南大患。幸朝廷鴻福。即時殲除。則思患預防。此書固未可以覆瓿視之也。康熙丁酉仲秋之望。秀水陶越艾村書于素心居。

邊紀略

鄭曉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邊紀畧一卷　　海鹽淡泉鄭曉窒甫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絶東西表裏縱横左右縈帶閼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眞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

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己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哉

鴈門稱絶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黄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等處入嬪女畜産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否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海運陸順口州梁房口路蓋海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遂狹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中固汎河三

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
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
卽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
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
斥堠潘陽雖有關上揄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
凰壁戰東陲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
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拆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艘泛登萊路走趙魏肩
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予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卽入中兩營當有衝燕河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遞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盜水厓可廬而居既挈其地畀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北結

媚大種闞我東鄙愼哉愼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圉掩我將校　皇子元侯作鎭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帝垂訓　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

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濬羈勒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鼎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
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
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
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
皆嘗遣使穹廬至厪書勑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
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
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
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
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

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逺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脩攘無策盜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

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蹙國于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鎭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

卷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南防守利便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禪

E九一九